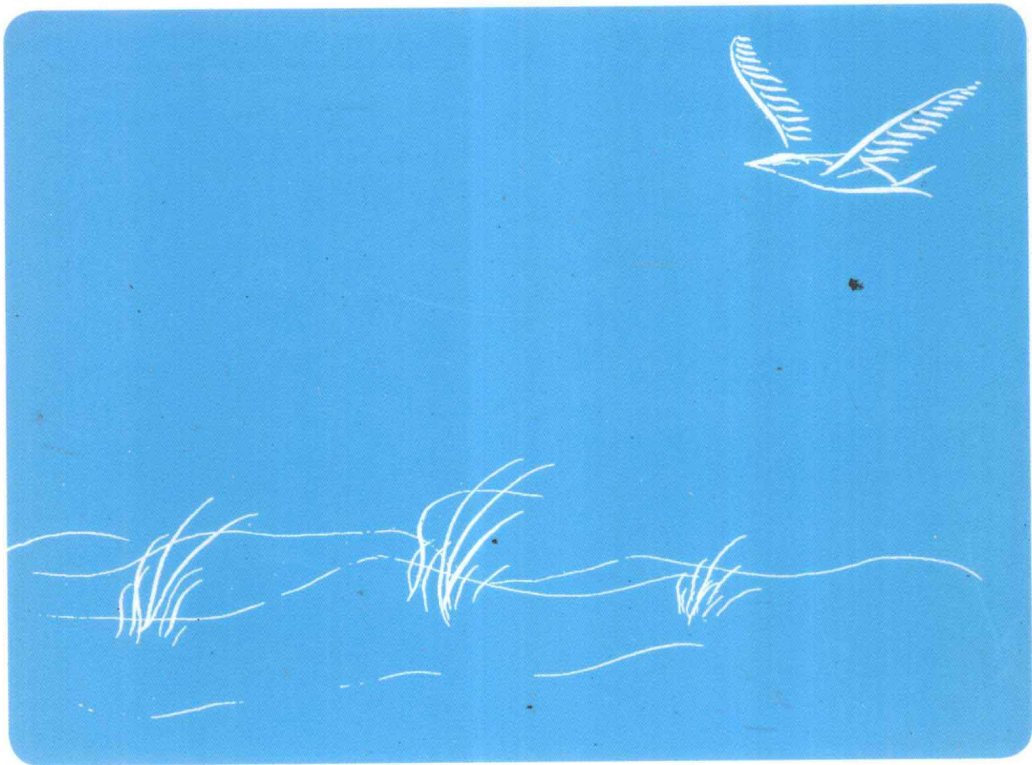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空之上

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簿

在美好的故事

用最清澈的写作

收录第十二届

获奖者获奖感言

天空之上

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簿

  编辑部 选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空之上：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簿/《萌芽》编辑部
选编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

ISBN 978-7-02-008027-4

I. 天... II. 萌... III. 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7569号

责任编辑 黄倩

特约策划 尹晓冬
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插页摄影、设计 陈淑芳(慕容曼)

天空之上：第十二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簿

《萌芽》编辑部选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：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90X124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4

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027-4

定价：19.00 元



远处的路灯静默有序地站立着，
像横亘在荒原上一具巨大龙骨，
赤裸而突兀的骨节
在微凉的夜中弥散着清冷的光。



你的眼泪，我将会为你收藏在湖泊里；

在时光飞速跑过去的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不管你做错了多少事情，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一点也不喜欢你，你的眼泪，我都永远替你收在——那个最美的湖泊里。

有没有剩下燃尽的流年，羽化成思念。





有时候幸福就是如此卑微，卑微到尘土里，却让尘土里的心，
有花开般的得意。

目录 I

森林入口	韩倩雯	001
共鸣	郭宝婷	030
黑色安魂曲	马洪滢	038
骨架	彭佳苗	053
维多利亚的秘密	黄 玥	067
凤凰劫	黄旻奕	075
黑光	刘 涛	087
不能名具	杨玉璋	094
陈年的往事	王 爽	103
双生	钱嘉欣	114
吃你煮的鱼	邱 爽	126
戈多的最后一盘录音带	张 晓	145

I 目录

一个人的逃亡	邴嘉欣	152
三人	高亦扬	164
柠檬物语	徐佳敏	173
丑角	詹定发	177

森林入口

韩倩雯

— 森林出口

一场大雨过后，森林里格外安静，漫天水雾似一张半球形的磨砂玻璃罩缓缓垂下，隔绝了一切声音。

我拖着湿漉漉的脚在地板上走着，裤脚的泥水在地板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痕，我推开门，身体像是下沉一样缓缓往下坠，最后“嘭”的一声，我感到身体如同一个沉重的铅块砸在木质台阶上。我张开手臂环住台阶旁的栏杆，木质栏杆上，雨水一滴一滴，或聚或散，最后还是啪啪地都落了下来。

我仰头看向远处的森林湖泊，似绿色绒线与蓝色玻璃交织在濛濛雨雾中，仿佛有一双手在雨水中摆弄来摆弄去，一切都完了之后那手在空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响指。坐在台阶上的我听见最后一声雷缓缓退去了。

原来一切都完了。我的脸靠在栏杆上，眼泪再也抑制不住涌了出来。我的手指紧紧抓住栏杆，风在耳旁呼呼地吹着，似乎连我仅有的海藻一样的头发，也要被带走。在这安静的森林里面，我再也不用压抑自己了，哭吧，哭吧，我的影子脱出身体去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他带着无比怜悯的神情站在面前，他张开双臂揽过我的肩膀，揉着我的头发，他有绿色的头发和森林的气息，他抚摸着我的脸，耳语一般呢喃：“哭吧哭吧，我亲爱的孩子。”

哭吧快哭吧，我亲爱的孩子。出了这个森林，就再也没有这样清澈的空气，再也没有这样美丽的木质台阶，没有这样光滑的木头栏杆，留给你哭泣。哭吧哭吧，亲爱的孩子，出了这个森林，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清澈的眼泪。

哭吧，我可爱的孩子，你的眼泪，我将会为你收藏在湖泊里，在时光飞速跑过去的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不管你做错了多少事情，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一点也不喜欢你，你的眼泪，我都永远替你收在——那个最美的湖泊中央。

我仿佛看见我的影子向湖泊一扬手指，他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捧起我的脸：“但是我有一个要求……你必须把你的影子——我，留在这里。我会永远替你守着，这片森林。这片森林永远，都将是我们的……”

我对他点点头，然后拎起不多的东西，穿上鞋便飞快地奔跑起来。我的脚如同雨点落在软泥上，我张开双臂，手臂上腐烂的破布条随风飞扬起来，森林的风舔着它，我惊讶地看见那些布条在绿色的风里面轻轻抖动着，瞬间复活，它们变成了绿色，它们随着我越来越快的速度飞起来，在风里面绷直了身体，偶尔如同松口气般微微耷拉一瞬间，然后又在我飞速抬起落下双腿的瞬间绷直了。

我的眼前时而明亮，时而灰暗，我在一片又一片森林里飞快地奔跑，像一只浑身冰凉的白鸟，树枝伸展开来擦过我冰冷的额头和手臂，栖息在枝上的鸟惊慌失措地从我身边散开。我闭上眼睛，眼泪从双颊快速地掉下来，被森林湿软的土壤舔进去，我知道它们一定会将眼泪一颗颗地数

好,交到我的影子手里。我想象着我的影子把眼泪放进闪着珍珠样光芒的蚌壳里,然后关好轻轻地投入湖泊。

我的眼泪会永生。我知道,因为它们是我在世界上最清澈的眼泪。

现在我停止了奔跑,我缓缓睁开眼睛,转过身去,我的森林像是为我道别一样,树叶碰撞出层层叠叠的“沙沙”声。我对着它们轻轻地摇手,然后巨大的森林之门从天而降,在和地面接触的那一秒发出巨大的声响。我背过身去,按照我的影子叮嘱我的,走下绿色的台阶,当我的脚脱离了最后一个台阶,我听到一阵薄玻璃破碎般的声音,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幢幢玻璃围成的高楼,我的眼前是纷乱的灯光和霓虹,我的耳边是汽车的鸣笛和人群的喧嚣。我微微转过头去,一滴眼泪落下来。

我的森林不见了。虽然我知道它会在某个地方,携着我的影子和眼泪,虽然我知道它一定存在着,但是这一辈子,我将无法再寻找到它。对,这一辈子,我都无法那样子哭泣了。那似乎,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……

二 玻璃围城之一

叶吃林醒来的时候感到头晕得厉害,抬手一摸,额头上是湿漉漉的冷汗。她似乎已经忘记了,连梦都不会记起了。可是,当她揭开被子,看见沾满泥水的裤脚和手臂上一条撕破的绿色布条,她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。她坐了一会儿,揉揉太阳穴,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,于是她干脆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。

叶吃林站在穿衣镜前面理理衬衣下摆,顺手把手臂上的绿色布条扯

下来扔进纸篓。她诧异地笑了笑：“奇怪了，我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？真是见鬼了。”

“吃林啊——吃林！”叶吃林转身看到妈妈满眼是泪地跑上来，抚摸着她的脸，“我怎么也不能够相信……这是我的孩子么。是你么……是吃林么……让我好好摸摸……”

叶吃林握住她的手，睁大了眼睛问：“妈……我怎么了，为什么你要，这样子看我……”

妈妈摸着叶吃林的头发激动地说：“吃林……两年了，你在哪里过着？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吃林，你瘦了……”妈妈低下头，眼泪开始往下落，一颗一颗冰凉的眼泪落在吃林苍白的手臂上。

“妈……我去哪里了……”叶吃林吃惊地问道，“我难道，离开这里，两年了？”

这个已经微微显老的女人似乎不明白叶吃林记忆中的这段空白，她再次抬起头，确认似的重复了一遍：“对，吃林，你离开已经两年了，七百多天，妈妈真的是一秒钟一秒钟捱过来的……动用了所有人手，满大街地找，满城市地找，可哪里有你的影子……”

吃林突然想起早上醒来后满身奇怪的装束，她猛地抓住妈妈的手臂：“妈！妈，你是在哪里找到我的？！”

“是姚叶，姚叶看到你在大街上飞快地跑，浑身都是水，她说你就像是刚刚从森林里溜出来孩子似的……”

叶吃林的脑里猛地抽动了一下，身体跟着颤栗了一下，幸好及时扶住

了墙。等妈妈走后，她呆呆地望着窗外，身体沉重地坠到椅子上。她看着窗外，眼泪开始从眼眶里涌出来，她无力地摇了一下头，低声问自己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……”

她的心突然发出剧痛，因为她看见，刚刚被扯下的绿色布条，躺在纸篓里像是被烧着一样，一大半都变成了灰黑色，她惊讶地盯住布条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变着颜色，她猛地跳起来，像一头发疯的野兽扑向纸篓，手伸进去不断翻腾。最后她绝望地躺在地板上，小声地哽咽着：“不见了，不见了……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……”

叶屹林沉沉睡了一天，醒来后看见孟助理站在床头，微欠着腰，手里拿着一沓文件。看见她睁开眼睛，笑容可掬地走上前：“叶总，叶董让我把财务报表带来了……”

她站起来，接过文件夹翻了翻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我这就去公司吧，你打个电话给我爸，就说我马上到。”

屹林刚推开房门，只见妈妈惊慌地看着自己，她抱着文件的手紧了紧：“妈，怎么了……”

“屹林，还记得两年前的事么……你爸爸拼命逼你学金融，你反抗过，可是没有用。”

叶屹林的记忆完全是一片空白，她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到底在说什么，她微微愠怒地问道：“那又怎样？！”

妈妈依然在她自己的思路里，她觉得似乎是触痛了女儿的痛处，便赶紧安慰道：“屹林，别这样，别生气……你如果实在不想替你爸做事……我

去打个电话,就说你病着……”说完便颤抖着手伸向座机。

叶吃林上前按住了她的手:“不用了,妈。不管你口中的两年前我到底做了些什么,我又是怎样突然回到你身边的,我只是想跟你说,我完完全全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?既然连我都记不起的事,您又何必反复地去提呢?现在,我很乐意去公司,帮爸爸做些事情。”说着她得意地昂起头,“要不了几年,爸爸就会把公司交给我了。”

苍老的女人根本就不相信,站在眼前的是昔日柔弱的让她爱怜的女儿,她似乎不相信眼前这个有些冷傲的吃林,会是那个曾经无比热爱自由和音乐、讨厌冰冷的数字和杂乱的股票的女儿,她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夜晚,她可怜的女儿吃林坐在阳台上,拉起小提琴,旋律哀婉,透过阳台上的镜子,她看见女儿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,落在小提琴的琴身上,顺着S形的琴身落到地上。也就是在那个夜晚,她身为一个母亲永远也不会忘记的——女儿失踪的日子。在梦里面,她看见一个酷似吃林背影的灰色阴影在寒冷的风里面翻飞,最后直直闯进一片绿茵茵的森林里面……惊醒后她飞快地奔向阳台,地板上散落着小提琴摔破的碎片和折断的弓子,断裂的白色马尾在风里面飘动,她似乎听见自己的骨头裂开的声音,她无力地跪下来:“……吃林,吃林!”然后捂住了哭泣的脸。

“妈,我走了!”吃林的声音在沉闷的空气中响起。她从记忆中缓缓抬起头来,看着她的女儿,声音微微颤抖:“吃林——”

叶吃林停下脚步,转过头来不耐烦地问道:“妈——你又怎么了?爸

在等我呢！”

“你……还记得一个叫萧溢的人……”

她干脆利落地打断她：“不记得不记得！什么都不记得了！我要走了，妈，晚上我不回来了，你一个人在家吃饭吧。”

她看着女儿迅速消失的背影，怔怔地站了很久。她缓缓坐到沙发上：“她失忆了……不对，她没有。吃林她……还记得我，还记得她爸爸……还记得姚叶……还记得……还记得……”

“……可是，她居然不记得萧溢了……不，一定是急着要走，才敷衍我的……也说不定她不愿提到……”她坐在沙发上继续喃喃自语，最后她痛苦地捂住脸，“……可是，她跟我说，两年前的事……她完全不记得……吃林变得一点儿也不像她了……她似乎，变成了，他父亲想要的那样……这样也好，这样不是很好么……至少我也能过两天安宁日子了，再也不用夹在他们中间吵吵闹闹……”嘴上这么说着，她还是揉着隐隐作痛的后脑勺那里，她始终有一个不太好的直觉，这样的吃林突然让她觉得有些害怕。

叶吃林和孟助理站在电梯上，电梯飞速上升，叶吃林看着透明玻璃墙外的人群，像是一股强劲的水流往下倾泻，她感到自己像是站在猛烈冲下去的瀑布顶端，骄傲地俯瞰下去。

“孟助理，我妈刚才说的萧——呃，萧……”

孟助理微微一笑：“叶总说的是萧溢吧？”

吃林道：“是，还是孟助理记性好。我妈为什么提起这个呢？嗨！孟助理，我们也不算是外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叶吃林最近总觉得自己

少了什么似的，嗯……”吃林示意孟助理靠近些，然后轻轻说道，“我怀疑自己，失忆了？”说完飞快地捂住嘴巴，像是周围有很多耳朵似的。

孟助理道：“不瞒叶总，我也有些觉察了。”

“你给我讲讲以前的事吧。以前的我是怎样的人呢？”

孟助理笑了笑，微耸起肩膀：“这个，恐怕不太好说……”

叶吃林看见他面露难色，也不强迫，隔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问道：“那你觉得是以前的我好呢，还是现在的我好？”

“当然是现在的了！”孟助理依旧是微微一笑，“现在的叶总才像叶董的女儿，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，都无可挑剔。”

叶吃林闭上眼睛，仰面深深吸进一口气：“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吃林睁开眼睛，叹口气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自己也讲不出来……似乎是丢了什么，丢了一个……嗯，让我想想……”她突然双手一合打了个响，“……似乎是丢了一个，影子一样的东西……”

电梯门开了。

两人走出去，孟助理保持着那份职业的微笑：“叶总真会开玩笑，哪有人说自己把影子弄丢了，还是别去想那些了。来，叶总，这里，办公室在这里。”

细细分析了财务报表之后，叶铭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通常在一笔生意谈成时，他都会露出那样的微笑。但他似乎是不相信，便问道：“吃林，两年没见面，怎么突然这么懂事了？”